



蜀山劍俠傳 第十八集

還珠樓主著

第一回 靈根不昧再世修真 狹路逢仇初番涉險

不但又是個女的。那相貌更比前幾個還醜得多。這年又趕上了兩場冰雹。生活愈難自給。潘氏一見。又是一個醜女。當時一氣。祇哭喊一聲。我弟要格種小鬼子頭。害人精呀。便是急暈過去。阿福見妻子暈死。慌了手脚。自己委實也是恨極。一面救轉潘氏。先打算將他扔在門前吳江裏淹死。又下不了手。想了想。無計可施。便拿些破棉花與破布。連頭一包。放在房後老遠的大井旁邊。原意嬰兒初生。不是生得多的父母。難辦出他的美醜。想盼那不知究竟的過路人來。拾去喂養。既減擔負。又省得帶下一條命債。却不想那日正是三九下雪天。氣朔風凜冽。寒冷非常。初生嬰兒。重續暖房。尚且不溫。何況風雪地裏。舊棉破布。怎能支持得住。阿福心懸產婦。一切均未顧及。放在井旁。回身就走。走沒片刻。嬰兒便是凍死過去。這時恰好神尼優曇帶了凌雪鴻的靈光。不先不後趕到。解開包一看。見那嬰兒。生得天庭寶滿。長眉插鬢。秀髮如漆。五官甚是清奇。一張赤紅臉。已凍成了青白色。知道新死俄頃。是個絕好的胎殼。暗道了一聲罪過。忙把雪鴻的靈光合了上去。又與他塞了一粒靈丹在口內。嬰兒立即醒轉。拿眼望着神尼優曇。牙

牙欲語。神尼優曇忙止住他道。凌道友。你雖脫劫。借體重生。但是嬰兒太小。五官肢體俱未發育完全。最好還是暫且緘默。拼受一些塵世上煩惱。以應輪迴之苦。而消災孽。我現時暫將你道力用法禁閉。使你施展不得。一則免你驚世駭俗。諸多不便。二則好使你重新修爲返駁歸純。立建道基。祇不蔽你真靈。以免有昧夙因。自忘本來而已。令師芬陀大師。本該早成爲了道友。特地延遲飛升。所有道友落生法寶飛劍。少時即行送往保存。等道友一過七歲。令師必然親來渡化。此刻先送你往寄生父母之家留養。我因大劫已興。教業修行。苦無多暇。益以俗塵擾攘。孽累衆多。今日一別。至早也須五十年後。道友二次修成出世行道之日。始能相見了。凡百珍重。勿忘此言。當下行法。用手一按嬰兒命門。嬰兒說不出話來。兩眼含淚。將頭微點。意似感謝。神尼優曇又道。道友心事。我俱明白。歸時自會一一辦。無容叮囑。趁此風雪大作。無人之際。我送你回家吧。說罷。將嬰兒抱藏懷內。逕往楊家叩門。阿福正在家給妻子煎藥。開門一看。看是一個半老尼姑。便愀然道。老師太。你來得弗湊巧。房裏今早剛巧臨盆。錢米俱缺。祇剩一點稀飯米。要把產婦吃格。你到別人家化去吧。神尼優曇見他身上襯襪。身後大大小小跟着好幾個男女孩子。都生得相貌奇醜。面有菜色。渾身濕污。衣不蔽體。皮肉俱凍成了紫色。看光景家境甚是貧窮。笑答道。貧尼此來。并非爲向施主募化財米。祇因適才路過尊府左近。看見井旁有一棄去的嬰兒。哭得甚是可憐。出家人怎能見死不救。偏又有事遠行。無處託付。我看施主家况也不甚佳。不欲相累。這裏有三百兩銀。

子交與施主。作爲此女養育之資。彼此兩便。想是不會推辭的了。說罷從懷中將嬰兒取出。連同銀子遞將過去。阿福一見那嬰兒。認得是自己棄去的女兒。父女天性不由觸動傷心。流下淚來。忙將包接到手內。含淚說道。老師太。弗瞞你說。格個小囡。本來是我格。因爲人忒窮。小囡忒多。實在養弗起。無法子。拿哩攢忒。險險教凍殺。幸虧老師太搭伊救活。現在想起交關難過。後悔還來弗及。應當謝謝你。再拿你這樣多銀子。阿要罪過。小囡我原留下來。養起仔。老師太銀子銅鉗來得弗容易。我是萬萬不敢領格。神尼優曇見他人頗本分。語出自誠。辭意極堅。那般貧寒。並不爲財所動。瞞心昧己。便笑答道。此女相貌極好。異日必有大福。休要輕看了他。雖說珠還合浦。原是親生。但是檀樾業已棄去。被貧尼拾來。無殊爲我所有。既然託養。那有不受酬謝之禮。再者檀樾家况貧寒。不留點銀子在此。日後貧尼怎能放心。賢夫婦待他如何。我看檀樾爲人忠實善良。棄女爲境所逼。非出本心。定是上天假手貧尼。使賢夫婦得此三百兩銀子。置些田產。以爲度用。教養子女之資。否則怎會如此巧合。祇管收下。勿庸謙謝。這裏還有丸藥一粒。可使產婦康強。貧尼也決不會再來相擾。結此一種善緣吧。說罷。將丸藥銀子放在破桌之上。回身開門而去。阿福放下女嬰。持銀出門追趕。已然不知去向。祇得回去和潘氏一說。因平日原本信佛。俱當是菩薩濟事。好生歡喜。全家俱望空叩頭不置。那藥與潘氏服下。半日後便即康健下床。宿病悉祛。阿福忙命羣兒分頭拿銀子。前去買辦香燭柴米等類回來。又去神佛前叩謝禱告了一番。因嬰兒曾棄井旁。取名井

因，因他幼蒙佛佑。生有自來才滿週歲，便能牙牙學語。舉物知名，穎悟絕倫。自然全家大小，鍾愛逾恆。阿福飽經憂患，備歷艱難。錢一個也不捨妄用，却極愛背了人行真善舉。偏生時來運轉，那三百銀子自化成田產後，除歷年豐收外，第三年上他又積了些錢。與人搭本爲商，說也奇怪，無論是什買賣，祇要有他股本在內，竟是無往不利。漸漸富甲一鄉，成了當地人望。男孩子們耕讀商賈，各自前進，便是那些醜女兒，人家也不再嫌棄，競來訂婚攀附。井因更不用說，才滿三歲，求婚的人便踵接於門。阿福夫男雖是老實鄉農，却也有些算計。心想後半生衣祿全由這個女兒身上得來，怎可隨便許人？再加井因聰明已極，兩三歲便知孝順，別的都乖巧聽話，獨一聽有人提起親事，便放聲大哭，整天價不進飲食。阿福夫妻屢試屢驗，自然心疼，祇不知是什原故。除向來人婉言謝絕外，再也不敢使他知道這類事兒。後來逼得無法，當衆聲明有神佛託夢，井因婚姻須待他年長緣至。父母別人都不得相強，否則男女兩家俱有奇禍。井因神異之蹟早已傳遍，這一來果然減了不少麻煩。光陰易過，一晃井因已有七歲，不但出落得丰神挺秀，美麗若仙，而且文武皆通，舉止動作直似大家風範，宛若宿會。阿福夫妻自然越發鍾愛，家運也一年比一年興旺。全家正喜氣洋洋過着好日子，這一天井因忽然病倒，和小時聞說訂婚一樣，終日不進飲食。阿福夫妻不吝重酬，把蘇常一帶的名醫全都請遍，藥吃下去立時嘔吐出來，仍是昏臥不醒。一點也不見效。全家都急得和熱鍋上的螻蟻一般，求醫的求醫，拜佛的拜佛，悽惶惶惶走頭無路，不覺過了此。

三日正在無計可施。這日早起。全家大小愁聚病女牀前。忽聽門外木魚佛號之聲。直達內寢。這時楊家已成大富。人口又多。由大門到內室。有七八進深。井因所居。還隔着一片花圃菜畦。外面多大聲音。平日從聽不到。這木魚佛號之聲。怎能入耳。方在低聲命人出看。井因如瘋了一般。倏地從床上躍起。口喊恩師。往外便跑。神力如虎。弟兄姊妹們一齊上前。都攔不住。紛紛跌倒。亂成一片。後來阿福夫妻見勢不佳。齊向房門口跪倒。擋住去路。井因一見父母下跪。不能過去。才止了步。跪下來放聲大哭。口中直說。我好不容易等了七年。才將恩師等來。你們偏不放我出去。少時恩師如若走了。我便是個死人。全家正忙亂間。阿福第六女兒名叫阿珍。人極聰明。祇是醜得出奇。自知貌陋。也和井因一樣。誓死不肯出嫁。每日吃齋念佛。姊妹中他與井因尤爲相得。井因病起。正恨不能以身相代。一聞此言。猛的心中一動。見衆人圍擠井因。七張八嘴。悲哭勸慰。插不下嘴。忙向身側長兄說了句。事在緊急。我們還不給小妹妹請老師父去。隨說拉了便跑。等阿福喝住衆兒女。問明井因是要門外敲木魚宣佛號的恩師時。阿珍和他長子已將那敲木魚人請進。一看來人。也是一個中年尼姑。生得身相清瘦。面如白玉。眼皮半開半閉。時閃精光。右手一個小木魚。左手一付念珠。布衲芒鞋。甚是整潔。阿福全家素敬僧尼。見那尼丰集動作與衆不同。料是異人。方要爲禮。井因已從衆人脅下擠出。搶上前抱住那尼雙腿。跪下悲哭道。弟子還當優曇大師。有意相欺。憤而欲死。不想恩師今日才到。真想煞弟子了。那尼喝道。怎的當衆妄言。我來自有處置。還不起。

去阿福見那尼喝問。還恐驚嚇了愛女。又不好出口攔阻。正自爲難。誰知井因竟聽話非常。叩了一個頭。忙即起立。喜容滿面。恭身侍側。那尼朝衆人看了一看說道。適才小姑娘病狀已聽說起。外人不知病原。怎能醫得。這裏雖無外人。人多終是不便。大家請先出去。祇留賢夫婦在此足矣。阿福夫妻聞言。忙將衆兒女喊出房去。又要向那尼行禮。那尼攔道。賢夫婦無須多禮。貧尼芬陀少時尙須往普陀一行。不能久住。休要耽延時刻。令愛原是借體回生。我祇將他與賢夫妻這場因果說出。便明白了。阿福夫妻依言起立。請芬陀大師落坐。敬問究竟。芬陀大師先將井因前生姓名。以及借體回生之事。說了一遍。末後又道。他前生原是貧尼弟子。祇因他所學盡是禪門斬魔誅邪的下乘工夫。加以前生俗緣未淨。未成道便嫁了人。雖然當時原奉有貧尼之命。爲了宿因。特令帶髮修行。所嫁又是方今有名劍仙。到底還是貧尼看出他道心不絕。道基未固。知須再轉一劫。方有此舉。後來在開元寺爲異派妖邪所傷。兵解坐化。貧尼正在南海講經。他又應有此劫。不便分身往救。於是託了他夫妻好友神尼優曇。帶了他的真靈來此借體回生。收去他原有的道法寶劍。使其從頭做起。重立道基。優曇道友。原代我與他訂下七年之約。他雖居俗家。但是靈元未昧。前生因果全都了了。每日盼我前來接引。好容易才滿了這七年期限。偏巧我又因降魔歸身。來遲數日。他見貧尼逾期未至。以爲優曇道友打了謊語。心中憂急。并非什麼真病。貧尼一開導他。便無事了。說罷。轉向井因說道。所有這些前因後果。你已知悉。我不久便須解脫。祇爲了你。才遲去。

一甲子。你原是我衣鉢傳人。今日本應將你帶了同行。惜乎你前生殺孽未清。外功未足。還有許多塵事未了。況且你雖借體回生。身乃父母所賜。加以平日撫育之恩。與那等鍾愛寸恩未報。就這樣脫身一走。未免太傷親心。有違世法。由今起算。你在此尚須十年彌留。我少時便傳你禪功道法。並酌還你前身所用幾件防身法寶。由此應潛心用功。時機到來。略報親恩。十年期滿。再行回轉仙山。勤苦修煉三十二年。除每年一次回轉俗家省親外。不奉師命。不得與及外事。一俟道法精進。再行下山。積修外功。等赴了峨眉羣仙開府盛宴。回山受了衣鉢。親送爲師去後。再有一甲子功夫。便可成道飛升了。井因本來跪倒領命。聞言也不敢回答。祇不禁悽然淚下。芬陀大師怫然不悅道。你能望到將來地步。已是曠世仙緣。難道還有什不足之處麼。井因忍淚稟道。弟子怎敢如此悖謬。祇是弟子託生此間。懷想恩師。度日如歲。好容易得盼降臨。不想少時又要分手。親恩未報。不便追隨。想起師門天地厚恩。此別竟要十年之久。一時傷心難忍。並無他意。還望恩師鑒宥。芬陀大師微哂道。你怎的轉了一劫。還是這等癡法。你的心意我豈不知。但是世緣種種。命數註定。擺脫不得。在此十年以內。我每年必來查看進境如何。何須如此悲苦呢。阿福先聽芬陀大師與救井回來的優曇大師原說七年期滿恩師便來接引。女兒先意恩師一到即可同行。否則絕食而死。自去尋找。適承師命。尚須在父母膝前承歡十載。那時女兒已十七歲了。爹媽譬如將女兒嫁在遠方。或是優曇大師未曾送回。也就罷了。現在還有十年光陰。可以長承色笑。便是他年回

蜀山劍俠傳 第十八集 第一回

八

山之後。每年也須歸省一次。此乃命數中註定。尙望多放寬心。以免女兒更增罪戾。說罷痛哭起來。阿福夫妻見狀。越發心疼。雙雙抱住井因。悲哭不止。芬陀大師道。貧尼有事普陀。未便久羈。常言道。一子得道。九祖升天。況且十年之期。歲月悠長。以後又不是不能相見。賢夫婦何必如此悲哭。請暫退出房容。貧尼傳了令燭禪功道法。便即去也。井因更在懷中低聲泣訴。如誤我事。恩師一去。我便死也。此時阿福夫妻也不知如何才好。早料井因不是常人。今日這位老師太定又是神佛點化。不敢違抗。祇得含悲忍淚。行禮走出。芬陀大師又叮囑今日之事。不許在人前走漏。使令嬪在此存身不得。然後閉門傳道。一家人在房外先聽井因轉悲爲喜。低聲詢問了幾句。入後便不聞聲息。從門縫中偷看。祇見金光閃了幾閃。益信那尼是個神佛降凡。又歡喜。又耽心。延了頓飯光景。井因開門出來。進房一看。那有芬陀大師蹤跡。一問才知已駕遁光飛走。行時吩咐井因改名楊瑾。不許洩露機密。全家驚惶。望空拜禱了一陣。好在阿福居家勤儉。身雖富有。仍守鄉農本分。兒女衆多。俱已成長。家中未用一個閒人。長短工俱在地裏。并無外人在側。祇須叮囑好了衆兒女。均知說出於楊瑾有害。不敢傳揚出去。這些奇蹟。俱看在阿珍眼裏。向道之心越發堅誠。先是低首下心。再三懇求楊瑾傳他道法。稟明父母。借伴爲名。終日廝守。不離。挨到楊瑾遣他不去。沒奈何。祇得自己用功。時他又去學他閉目打坐。無師之學。也不問其對否。祇是一味堅苦自持。後來楊瑾見他向道心堅。一晃半年。總是隨定自己起坐。毫不退縮。不由動了憐惜。才向他說明。祇教他

一個每晚無人之時傳授。不可向別的兄弟姊妹提起。阿珍自是喜出望外。阿福夫妻原因楊瑾孤身獨住後園。每日養靜。除晨昏定省外。不願人進他房。難得阿珍能耐心煩。與他作伴。兩姊妹又極相得。自然心喜。不但不去過問。反囑兒女。小妹妹見神仙下凡。我家全靠哩。一個人興旺起來。現在祇要阿珍陪哩。除開日常見面。大家弗要進去。搭哩多盤多話。衆兒女本來敬他如神。自是遵命不迭。這一來楊瑾更少了俗擾。得以安心學道。又乘鳳慧靈根。進境極爲神速。第二年芬陀大師果背人降臨。甚是嘉慰。楊瑾又跪代阿珍苦求收歸門下。芬陀大師道。此女原非凡骨。去年我來時。早經看出。不過他的殺孽較你前生尤重。我衣鉢傳人。祇你一個。已受了如許牽累。一誤豈容再誤。念其道心堅誠。可暫時由你傳他。諸般防身道法。以爲異日地步機緣一到。自有他的遇合。不可勉強。楊瑾便從裏房喚出阿珍。上前拜謝。芬陀大師勉勵了幾句。便即飛去。由此芬陀大師每年或早或晚。必來一次。傳授楊瑾的道法。楊瑾到了十二歲上。身材已亭亭玉立。再第二年。便奉了芬陀大師之命。在蘇淞常錫一帶。暗中行道。有時也帶了阿珍同去。用乃師所賜的靈藥濟衆。仗着家資富有。父兄都是好善的人。予取子攜。任憑他隨便施捨。由十三到十七。這數年之間。善行義舉。也不知作了多少。楊瑾因前生道力已被封禁。所煉法寶飛劍。師父沒有全數發還。最終祇給了飛劍。和兩件防身法寶。爲求道基堅厚。所學已由博近約。按芬陀大師正宗心法。從頭做起。當所學尙未深造時。如遇見真正利害的異派敵人。尙非其敵。加以前生殷鑑。日裏深閨枯坐。每

蜀山劍俠傳 第十八集 第一回

一〇

出總是易服夜行。舉動非常慎密。所以近十年的長期。起初蘇淞常錫一帶。祇知有一個天外飛來的黑衣仙女。專一與人排難解紛。除強扶弱罷了。因他行蹤飄忽。來無影去無蹤。事完即去。從不肯留下姓名。有那好事的。便給他起了個外號。叫作玄裳仙子。日子一久。遠近轟傳。本地平民公道人家。都把他當作仙佛供起。那些強暴紳豪。土棍惡霸。雖因不時受了懲治。稍稍歛跡。可是個個談虎色變。恨他入骨。也會多次祕請能人。與他對抗。無奈均不是他對手。人不請還可。人才請到。他必飛來。雖不輕易殺人。大都使人來人斷臂折骨而去。有的還不甘心。逕去官府控告。誣賴是仇家所遣。狀子上去。不等傳簽出衙。官府同時也受了他的飛帖。警告除不許究累無辜外。并把告狀人諸般惡行。縷指出來。轉要官府按律懲辦。官府害了怕。對那財勢小的原告。少不得還要辦幾個來對付他。以求自免。財勢大的。無法辦理。祇得背人禱告。說出自己苦衷。請求鑒諒。一面暗把他的飛帖。與原告看。說此女幾同飛仙。不特非人力所及。便是你也還要向他悔過禱求。才能免禍呢。原告一聽。無法。不敢再控。祇得忍氣吞聲。依言辦理。好在楊瑾這次重生。寬大為懷。除極惡窮凶。罪在不赦的人外。祇要認錯改悔。勉為善人。到也不究前非。漸漸惡人也。把他當作仙人降罰。不敢胡作非為。三兩年一過。德威所被。那一帶惡人。幾漸絕跡。剩下祇是施財施藥。行善。事更好辦多了。間也難免有求親的。因阿福夫妻說乃女生具善根。早已吃齋念佛。閉戶自修。自己因全家席豐履厚。全由他得來。這幾年又救了父母重病。全家災厄。不忍違逆其志。祇等長大。便放他出。

家了。去的人先還以爲他年紀尚輕。父母擇配太嚴意欲有待。及聽阿福言語堅決。有時說急了。竟當衆起誓。並且好些大富大貴人家來求。也都一樣碰了回去。他本人更連至親戚友都極難見到一面。知道無望。代他可惜幾聲也就罷了。直到十年期滿。誰也不知那許多驚人奇事。是楊家幼女所爲。楊瑾知爲期將屆。悄悄請進父母兄姊。說明要與阿珍隨師同行。用婉言一再安慰。阿福夫妻雖然不捨。知已無法挽回。爲了多聚些時。全家每日都在一處。楊瑾因長行在卽。也不再出門。鎮日陪侍着父母兄姊。以待時至即行。這日芬陀大師駕到。阿福夫妻因這十年中自己因年輕時勞苦過甚。染受重病。有一次全家又染了瘟疫。全仗楊瑾預先向師父求得靈丹。消災免難。還救了些生靈。芬陀大師每來。俱未得請見。况又要將二女攜走。也須辭謝。預告楊瑾求見。蒙允全家相會辭別。阿福率領全家人等行禮之後。芬陀大師因他全家好善。始終力行不懈。甚爲嘉許。說照此下去。家道隆昌。方興未艾。阿福全家重又謝了。芬陀大師命楊瑾跪辭父母家人。並代定下翌年歸省之約。逕是作別。一舉手間。滿室金光閃耀。再看他師徒三人不知去向。全家都戀戀不捨的。望空拜倒不提。且說芬陀大師帶了楊瑾阿珍飛往當年凌雪鴻學道的川邊倚天崖龍象庵。傳授楊瑾禪門心法。楊瑾刻後回生。具大智慧。祇三年工夫。便將道基立定。然後再從大師重練劍術。與伏魔之法。共在庵中練了三十三年。除每年一次歸省外。從不輕與外事。這時阿福夫妻年近期頤。子孫同堂。已逾五代。仗着楊瑾每次歸來。總給父母兄姊們一些靈丹。不特兩老夫妻。

身子康強。全家俱都清吉。絕少疾病傷亡。加以家資鉅富。子孫讀書入仕的也很多。真是享盡人間大福。祇六女阿珍。自隨楊瑾上山。僅來過兩次。第三次便未同來。問起楊瑾。說是在歸省前兩月。六姊因向恩師苦求傳授。恩師說他另有機緣。不是本門中人。祇能在庵中暫居。隨學一點劍術。以爲防身之用。時至自有遇合。後經自己也代他苦求。恩師才賜了一口天龍劍。過沒一日。這日恩師出外雲遊。自己也正在用功。他往隔山雨花崖採黃精。一去不歸。當時遍尋不見。恰值恩師回庵說起。才知他已被一個魔教中的長老收爲門下。要有三十多年分別。才得投入峨眉門下。相見等語。兩老知魔教是旁門異端。如今全家享福。祇他一人受苦。多年來連家都未回過。閉常提起。甚是憐念。末一年春天。全家老小聚在一齊。正算計楊瑾歸省之期。忽然一陣怪風。眼前一暗。堂前飛落一個面容奇醜的女子。定睛一見。正是阿珍。穿着一身非道非尼的白衣怪裝。背插磨劍。腰繫花籃。見了父每。納頭便拜。兩老見是多年不見的女兒。自然歡喜。連忙扶起。命家小輩曾孫上前拜見。問他三十年別後情形。阿珍祇是含糊其辭。不肯明說。兩老還以爲他有什玄機。不可洩露。便把楊瑾每年歸省。全家仗他福庇。丁多財富。子孝孫賢。疾病不生。死亡甚少。等情說了。并說這一兩天。該是他歸省之期。去時老仙師原說三十三年期滿道成。便可自由下山。這次回來。或許能留他多住些日。你來得真巧。不過說時。阿珍先是朝着滿堂小輩孫曾中。不住尋視。後一聽到楊瑾將回。倏地面容驟變。站起身來。似要往衆小孩面前走去。兩老當他喜愛那些小孩。剛想喚。

過。未及開口。阿珍忽又停步。意仍躊躇。就在這略一徘徊之際。猛聽空中一聲嬌叱。一道金光。如長虹飛射。直落庭前。同時又是一陣怪風捲起。一團黑影。滋的一聲。往地下鑽去。全家都知那金光。是楊瑾歸來。好生心喜。兩老俱忙着對他說。你六姊今日回家來了。再找阿珍。庭前好些小兒。俱說六姑姑已化成黑烟。鑽入地底。那裏還有蹤跡。兩老方自驚惜。楊瑾忽然道。爹媽莫想他吧。六姊自在鳩盤婆門下。因他面容醜怪。與他師父相似。大得寵愛。此次來家。對爹媽還沒什麼。對這些曾孫女兒。却是心存巨測。女兒來時。恩師曾說他三十年來。因在恩師門下。受了三年感化。善根未泯。從未自己爲惡。此次回家爲害。必是受了別人主使。遇上時。祇將攝走生魂奪下。不可傷他。他無成而去。也必不會再來。不久還要改邪歸正。姊妹重逢。現在全家人等。并無一個失魂。想是臨時天良發動。下手慢了一步。恰被女兒回來驚走。也說不定。他正在迷途。還未知返。想他則甚。全家人等。方知阿珍來意。將不利於孺子。俱都嗟嘆不置。兩老終是親生。一聽阿珍入了旁門。恐早晚受了天誅。再三要楊瑾設法相渡。楊瑾道。六姊原是自家骨肉。幼年時。又和女兒那般親愛。那有不想救他之理。這些年來。已向恩師苦求多次。恩師說他求道之心本堅。祇緣兩生孽障。須有這三十餘年混沌。借鳩盤婆旁門之力。躲過好些災劫。才能棄暗入明。改邪歸正。此時着急。也是枉然。說罷。又請二老屏退全家人等。說爹娘壽限早滿。仗着多年來力行善事。又得恩師時賜靈丹。才得全家俱享康寧富壽。女兒今年學道期滿。恰值二老大限將至。爲期不過兩月。特地請准恩師。

展緩行道之期。回家終養。此去必定投生富貴人家。請勿悲戚等語。阿福夫妻。因受女兒薰陶。本來達觀。今生享受。老來壽考。已覺意外。聞言並不難過。反以每次愛女歸省爲期至多兩日。這次竟有兩月之聚。爲喜。好在身後一切早經備辦。當時也沒和兒女孫曾說起。將出嫁的女兒孫曾接回。歡聚到了最終的一天。忽然召集全家人等。囑咐家事。又分了一半家財。專充善舉。家人正不知何意。忽見楊瑾跪上前去。慌忙近前一看。二老已無疾而終。全家舉哀。飾終之禮。自不消說。首七方過。楊瑾便自飛去。回山見了芬陀大師。呈說完了家中之事。然後請訓。拜別下山。行道芬陀大師。除前授飛劍等防身禦魔之寶外。又將他前生所用迦葉金光鏡。般若刀。法華金剛輪。真如剪等。本門煉魔四寶。一齊發還給他。楊瑾兩世修爲。煉成諸般妙用。又學會了金剛天龍等坐禪之法。下山之後。許多異派旁門中的能手。都敗在他手裏。真個所向無敵。因他隱秘多年。忽然出世。起初在三吳淞錫一帶行道。祇有數縣地面。又是繁華富庶之區。所除盡是土豪惡霸。異派中人。絕少遇見。名聲並未傳遠。道成以後。却是那裏都去。而且永遠單人出動。形跡異常隱晦。赴機又極迅速。恍如神龍見首不易追尋。對方俱知各正派中。并無這麼一個女劍仙。看飛劍家數頗與當年追雲叟白谷逸的亡妻凌雪鴻相似。但是他師父神尼芬陀。曾有誓言。除凌雪鴻以外。決不再收徒弟。自凌雪鴻在開元寺兵解坐化。恩影多年。除有時至普陀講經外。從不聽他與聞外事。決無又收門人的事。怎麼查也查不出他的來路。不消兩年。闢傳遠近。各異派旁人。恨之入骨。祇是他道

法精奇。遇上時。不死必傷。莫可如何。最後楊瑾在江西含鄱口爲救一個懷孕的孝婦。遇見黃山五雲步萬妙仙姑許飛娘。請往成都慈雲寺赴會。與峨眉派衆仙俠鬪劍的。兩個五台派妖人。一名火翼金剛胡式。一名芙蓉行者孫福。被他先用法華金剛輪將胡式罩着。傷了性命。孫福算是見機得快。還中了他一須彌針。才得倣倖逃走。那法華金剛輪乃芬陀大師當年鎮山降魔之寶。楊瑾帶了凌雲鳳。從古妖尸墓穴中。破壁飛出。便仗此寶。施展起來。如銀雨旋空。飈輪電轉。稱得起是無堅不摧。無攻不克。人被罩上焉。有命在許飛娘。原因孫胡二妖人俱會迷魂邪術。才特地約往慈雲寺助戰。後見二人未去。還當他失信。事後趕往詰問。到了二人所居的福建武夷絕頂。朝陽崖。仙榕觀中。見孫福正在忍苦養傷。胡式已被寶輪絞成肉泥。尸骨無存。一問敵人。又是那不知姓名來歷的少女所爲。許飛娘聞言大怒。將孫福傷勢醫治痊愈之後。便同了他前去尋找楊瑾報仇。就便試一試自己。背着餐霞大師。與妙一夫人。暗中練的幾件異寶。功效如何。剛剛飛近仙霞嶺。便見下面幽篁中有一道金光穿過。胡式說與那女子劍光相似。二人按落遁光。穿林進去一看。果見一個少女。向一個懷抱幼子的樵夫贈金問話。孫福剛說得一聲。正是此女許飛娘知他法寶利害。便先下手爲強。一聲喝罵。一道劍光。連同所煉一件異寶。名爲五遁神椿等。一齊施展出去。那樵夫名叫王榮。原因遭了惡人陷害。攜了幼子菊兒跳崖自盡。被楊瑾路過看見。下來解救。贈了銀兩。正在詢問究竟。忽聽一聲斷喝。一回頭。劍光已是飛到。倉卒之間。恐誤傷那樵夫父子。一

面飛劍迎敵。接着縱過一旁。剛大罵無恥妖僧。日前幸得漏網。今日還敢勾引賤婢同來送死。就在這微一遲延。倏忽之間。許飛娘的五遁神幡已分五面。遙遙落下。將他圍住。楊瑾。前生原見過許飛娘。知他劍光利害。豈非前遇諸妖人之比。正打算施展法寶取勝。忽見對面飛下一青一白兩縷長烟。箭射般才落。立即暴漲。看神氣似要往身前圍攏。忙一回顧。身後也矗立着一黑一紅兩根煙柱。就這一晃眼的功夫。已漲有千萬倍。大如山岳。直冲霄漢。方自驚心。接着又覺頭上一沈。似有重力壓到。抬頭一看。天已變成了一片黃色。烟霧沈沈。離頭僅有數尺。這時飛劍還在外面。被敵人劍光逼住。收回護身已是無及。忙把法華金剛輪。往上一拋。幸是禪門至寶。神妙無方。楊瑾應變又極迅速。寶輪才一脫手。立時化成一道銀光。驟輪電轉。將頭上萬丈黃烟。衝起數十丈高下。托在空中。楊瑾略緩了緩氣。見上下四方。俱是五色煙雲。駭浪驚濤。突突飛湧。法華輪雖將頭頂那一片黃雲托住。無奈身陷烟圍。銀光稍一升高。四外五色烟雲便即斜飛俱至。不敢怠慢。一面止住寶輪。蓋定頭上。一面又將飛劍收回。以免被敵人乘隙收去。這時頭上黃雲已變成了一片紅光。烈焰飛揚。聲勢益發驚人。四外烟雲也變成了一片五色光海。千奇百態。幻化無常。情知敵人見自己法華金剛輪。銀芒電轉。當是金精煉成之寶。欲以真火尅煉。雖然夢想。但是這運用五行生尅的妖法。曾聽師父說過。其中頗多妙用。除迦葉金光鏡與法華輪。禪門至寶。不虞損毀。別的法寶。却不敢輕易使用。單憑此寶。衝出氣層逃走。非不可能。祇是防得了前。防不了後。仍是危。